

“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诗经》中关于农夫遭受剥削的初始记录

《诗经》中有大量记载农夫生产生活的诗篇，这些诗主要保存在《国风》和《小雅》中，《豳风》中的《七月》最为全面。《七月》是一首较长的叙事诗，全诗八章，八十八句，三百八十三字。诗里较为详细地描写了农夫的生产劳动和衣食住行。他们从寒冷的二月就下地春耕，接着是采桑养蚕、织帛缝衣、收获采藏，还要打猎、筑场、酿酒，还要服杂役，给剥削者造房、凿冰等等，一年辛苦到头，劳动成果的绝大部分都被剥削者霸占去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只落得一个悲苦清贫。

在吃上，《七月》第六章写道：“六月食郁及莢，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主粮是很少的，一年里，他们不得不大量以瓜果野菜代之，如山楂、山葡萄、葵菜、豆、瓜、枣、葫芦、麻子、苦菜、臭椿等等。自有剥削制度以来，种粮的就注定没有收粮的吃得好。

在穿上，诗的第一章写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黓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七月火星向西移，九月就该授寒衣。冬月天，北风呼呼啦啦，腊月里，寒风凛凛冽冽。没有粗布没有衣，怎样挨到年底呢？”这里反映了农夫缺衣少穿的情况。想那寒冬腊月，北风凛冽，衣不蔽体的农夫是怎样的一副瑟瑟景况！

在住上，诗的第五章写道：“穹窒熏鼠，塞上瑾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人此室处。”——“堵塞墙洞熏老鼠，封闭北窗涂门户。可怜我的老婆孩子们，为着要过年，进这屋里来居住。”住的地方四处透风，老鼠横行，平时早已无所谓了，要过年了，还得要收拾收拾。熏熏老鼠，堵堵寒风，如此而已，还能怎么样呢？对不起老婆孩子呀！

农夫不仅衣食住没有保障，苦不堪言，而且妇女们还要时刻担心着遭受侮辱。诗的第二章写道：“春日迟迟，采繁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春来日子天长长，许多人啊采蒿忙。姑娘们心里正悲伤，怕和那公子哥儿同

行。”春天本是萌生爱情的日子，姑娘们也都有自己的心上人。可要是碰上那些公子哥儿的蛮横凌逼，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封建社会的压迫和剥削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强迫农奴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役。

《诗经》对此也有大量描写。《邶风·式微》就写了劳役之苦：“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中路！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意为：“天黑啦，天黑啦，为啥不回家？不为主子的事情，我哪会呀冒风露！天黑啦，天黑啦，为啥不回家？不是为了主子的贵体，我哪会呀陷泥里！”天眼看就要黑了，人们仍旧不能回家，还要在夜露中泥水里干活，虽满腔怨忿而不敢言。

徭役不仅给农夫本人带来痛苦，而且还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和家庭生活。

《唐风·鸛羽》写道：“肃肃鸛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大雁嗖嗖地拍翅膀，歇在密密的栎树上。国家的差遣没个完，我不能在家种黍子高粱。用什么来养爹娘？老天真是渺茫茫，啥时才有个收场？”违误农时，衣食无着，年老的父母无人奉养，妻子儿女不能团聚。面对这种困境，农夫们怎能不羡慕大雁，责问老天！